

細讀

吟味與詮解

論語

楊朝明 | 著

學而篇第一	2 5
為政篇第二	5 1
八佾篇第三	7 9
里仁篇第四	1 0 7
公冶長篇第五	1 3 7
雍也篇第六	1 7 3
述而篇第七	2 0 9
泰伯篇第八	2 5 3
子罕篇第九	2 7 7
鄉黨篇第十	3 1 3

先進篇第十一	3 4 7
顏淵篇第十二	3 8 1
子路篇第十三	4 1 3
憲問篇第十四	4 4 5
衛靈公篇第十五	4 8 9
季氏篇第十六	5 2 7
陽貨篇第十七	5 4 7
微子篇第十八	5 8 1
子張篇第十九	5 9 7
堯曰篇第二十	6 2 5



其結集時間、篇目多少、《論語》傳本抑或文字真偽，都還存在問題。顯然，這樣的看法與《漢書·藝文志》的相關記載不一致，因為所謂「既卒」雖然表達的是在孔子去世以後，但不可能是孔子去世後那麼長的時間。

二、《論語》由子思主持編撰而成

《漢書·藝文志》的記載表明，《論語》是弟子在孔子去世不久後，整理編撰既有的材料而成的，但是編撰的具體時間、怎樣編撰的？這些問題在《漢書·藝文志》中沒有提供更多明確的說法。後世學者進行研究，在今本《論語》中尋找內證，提出了種種看法，但分歧很大。不過，《漢書·藝文志》的相關記載雖然簡單，但還是為研究《論語》的成書問題，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漢書·藝文志》若錄的《論語》類文獻共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這應與今本《論語》具有同樣的性質。比如，《孔子三朝》七篇，顏師古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凡公，故曰三朝。」這也屬於孔子的應答，而為當時的弟子所記的內容。

最值得認真思考的是，《孔子家語》也被列入《漢書·藝文志》中的一《論語》類一文獻。《孔子家語》與《論語》兩書之間的關係，對於說明《論語》的成書很有價值。這裡若錄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與今之十卷本《孔子家語》有別。古代圖書在形成與流傳過程中，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現象，這裡的二十七卷本與王肅注的十卷本或有不同，但二者的主要內容應該一致。顏師古說這個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語》」，這可能是收藏在西漢祕府中的本子，不過此本不如經孔安國整理、後由王肅作注的本子更為細緻。

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後序》中談到《孔子家語》與《論語》的關係，他說：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詢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

長期以來，人們以《孔子家語》為偽書，孔安國序也被認為是偽作，因此孔安國的言論向來不被人們所注意。而今，《孔子家語》的重要價值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識，應給予應有的重視。

《孔子家語》、《論語》、《孝經》三者「並時」，在時代上一致。《漢書·藝文志》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看來，無論是《論語》、《孝經》還是《孔子家語》，其材料都來自孔子的弟子。孔安國又談到《家語》的特徵說：

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

弟子們從孔子那裡得來「第一手資料」，然後「敘述首尾」，做了適當加工。由於材料出於眾手，故「其材或有優劣」。和《論語》、《孔子家語》不同的是，《孝經》是「孔子為曾子陳孝道」的專篇，如果這些材料都出於孔子的弟子，「接聞於夫子之語」，那麼《孝經》應當出於曾子，而《論語》和《孔子家語》則應當出於眾手。與《孔子家語》不同的是，《論語》經過了材料的認真揀選，《漢書·藝文志》所說的「論纂」或即此意。

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值得注意，認為「論語」的「論」有「選擇」、「別擇」之意。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曰：「論，假借為揀。」《國語·齊語》曰：「權節其用，論比協材。」韋昭注：「論，擇也。」《荀子·王霸》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論，選擇也。」

關於「語」的意思，《說文解字》說：「語，論也。」《廣雅》說：「語，言也。」是則「孔子家語」應該就是「孔子家」的論說集或言論集，也就是在「孔子家」中編輯而成的論說集、言論集。如果《論語》書名的「論」為「選擇」之意，那麼《論語》應該是選自「孔子家」之「語」中的材料。當然，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今本《論語》就一定出自「孔子家語」。這樣來認識《論語》書名的涵義，與孔安國所說完全一致。或者說，這種看法更接近《論語》成書的歷史事實。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論語》最初成書於何人之手了。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論語》中孔子稱謂的差異，有些可能是在傳抄中形成的，並不能當作《論語》成書較晚的證據。今本《論語》後十篇中稱「孔子」的地方，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本有的稱「子」。如《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堯曰》篇：「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在簡本中，以上兩章中的「孔子」均稱「子」。另外，今本《論語》稱「子」的地方，竹簡中有的則稱為「孔子」，說明《論語》中的稱謂在抄寫過程中會有一定變化。因此，《論語》的成書時間不能完全以此來判斷。

《論語》中記載有曾子臨終之言，成書時間的上限在曾子去世之後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論語》成書時間的下限。而郭店楚簡的發現，使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考《論語》結集時間的下限。《郭店楚墓竹簡》研究的成果證明，其中的儒家著作屬於久已佚失的《子思子》，也證明《隋書·音樂志》引沈約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是有根據的。《禮記·坊記》中已經出現了「論語」之名，《坊記》曰：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歡。」

《坊記》為《禮記》中的一篇，《禮記》是匯聚原有典籍而成，《坊記》也當為戴聖取自子思之書。西漢時期，孔子後裔孔衍曾經上奏朝廷，希望重視《孔子家語》。孔衍的奏言中說：「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使除《家語》之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孔衍所說，其言不虛。

如果《坊記》引用的《論語》之說，還有可能是《禮記》編者所添加，那麼，郭店楚簡的引述則應當可以旁證乃至坐實《論語》的早出。郭店楚簡的《語叢》中也引述了《論語》中的句子，《語叢三》第五〇、五一簡，據研究，可以隸定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段話，明顯與《論語·述而》一致。《語叢三》第六四、六五簡，兩簡有中線當作界隔，第六四簡編線以上有「亡（毋）意亡（毋）古（固）」四字，編線下有「亡（毋）物不物」四字；第六五簡中線以上是「亡（毋）義（我）亡（毋）必」，編線下有「皆至焉」三字。欄線上面的應當接著讀，下面實際是對上面的解說。這樣，二簡應當是「毋意，毋固，毋我，毋必」。《論語·子罕》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順序雖有差別，但二者至少應當同源。

看來，戰國時的楚簡不僅有《子思子》流傳，也有《論語》流傳。《郭店楚墓竹簡》中不少語句與其他文獻記載的孔子言語相近，情況大致都是如此。出土郭店楚簡的古墓，其年代約在西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墓葬中的書籍成書時間應在其前。這就意味着西元前三〇〇年以前，《論語》已經在南方的楚國流傳，也證明子思在其著作中引述《論語》很有可能。



《坊記》中明引《論語》，而且《坊記》與郭店楚簡的許多篇章明顯屬於《子思子》，則子思生活的時代，《論語》應當已經成書。由於資料有限，子思生卒年不十分清楚。錢穆先生研究子思在世時間約為西元前四八三年至前四〇二年，今有學者研究子思在世時間約為西元前四九一年至前四〇〇年，是則《論語》成書的下限當在西元前四〇〇年以前。《論語》中記有曾子臨終之語，則《論語》的成書時間上應當在曾子去世的西元前四二八年。所以，《論語》成書的具體時間可以限定在西元前四二八年至西元前四〇〇年間的二十幾年之中。

關於《論語》的編纂者，有人認為是孔子弟子；有人認為是仲弓、子游、子夏；有人認為是有子；有人認為是曾子弟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論語》為曾子領纂，這個說法近於實際，甚至《論語》由子思主持完成，應當更為合理。子思為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後地位特殊，有儒學領袖風範。說《論語》出於子思，不僅與以前學界的論證相合之處較多，更重要的是符合《論語》所反映出來的內容，與孔子之後儒學的傳承吻合。

《論語》的材料來自眾弟子所記，其中除了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稱謂以外，對於諸事有不同的記錄方式、語氣，也透露了彙編聚集的痕跡。《論語》為孔門弟子所記，劉向認為是孔子的弟子「輯而論纂」，王充《論衡·正說》認為「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應該都是可信的。《論語》不僅以「子曰」的形式敘述孔子言語，而且記有許多孔子與弟子的問答，其中弟子有名姓者就有三十人，這些材料當不會出於一人或少數幾人，應該是由眾多弟子記錄而成。

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一方面，《論語》出於曾子門人，閱讀《論語》，其中曾子的言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門人，一般不會如此編輯；另一方面，論者又指出，《論語》形成於孔門後學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門的嚴重分化又難以聚集這麼多的材料。要解決這樣的矛盾，合理的推論只能是眾弟子將材料匯聚到一起，最後主要由一人進行整理、選輯、編訂，而這位整理編訂者應在孔門之中地位尊隆，而且應是曾子門人。符合這種條件的人只有子思。

研究《論語》的成書應當與《孔子家語》聯繫起來考慮，孔安國的《孔子家語·後序》說《孔子家語》和《論語》都出於「諸弟子各記其所聞」，說《孔子家語》與《論語》「並時」。爾後，「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所以，如果說《論語》有「語錄」性質，那麼《孔子家語》則與「文集」相近。《孔子家語》是弟子記錄的彙編，其中雖然有後來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基本還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有人推測，《論語》的成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後不久，因為「以常情而論，孔子沒，『敬言』絕，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學派，七十子在聚會治夫子之喪時，能不考慮今後大家離去，『微言』分散，不利於傳夫子之道嗎？所以說這時倡議纂輯《論語》，時機最為成熟，匯集資料最為方便」（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家語》中有〈終記解〉一篇，記錄孔子臨終前的一些情形，似乎可以說明這樣的推測有道理。只是此時所匯聚起來的可能是弟子們各自記錄整理的孔子言行，它應該就是《孔子家語》的雛形。而從孔子言語中「取」（或「選擇」）出「正實而切事」的《論語》，應該是這之後的事情。《孔子家語》之所以被稱為「家」，因為其中記錄了孔子的身世、生平，又有〈本姓解〉敘述其家世源流，說明《孔子家語》屬於「孔氏家學」的範疇。而《孔子家語》與《論語》「並時」的情況表明，二者的整理與編訂者只能是子思。

三、《論語》的文章特徵

顯而易見，《論語》不同於其他許多著作之處在於「語錄體」。也是因為如此，《論語》具有了孔安國所說的「正實而切事」的突出特徵。在《孔子家語·後序》中，孔安國談到孔子

後學編撰《論語》時，其選取材料的標準是「正實而切事」。所謂「正實」，不僅說明了《論語》材料與孔子的關係，而且與子思為《論語》的編訂者有關。

如何來認識孔子選說材料的來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的《從政》篇對此頗具啟發意義。《從政》篇現存竹簡中，僅僅「聞之曰」就出現了至少十三次，經認真比較研究，《從政》篇中的「聞之曰」與「子曰」相同，說的正是「聞於孔子之言」。以「聞之曰」起始的每一節都集中論說一個主題，彼此相對獨立。如前所述，《禮記》中有《坊記》、《中庸》、《表記》、《緇衣》，據《隋書·音樂志》，沈約曾說這四篇屬於《子思子》。將《從政》篇的這些竹簡與現存於《禮記》中的《子思子》四篇做了對照，不難發現其結構非常一致。《孔叢子·公儀》記穆公對子思所說「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專門記述孔子的話的。《從政》篇與郭店楚簡、《禮記》四篇等子思著作又在內容上有密切關聯，所以《從政》篇應該屬於《子思子》的佚篇。

發現《從政》篇屬於《子思子》有重要的意義，一則說明《子思子》書中有多篇都是以「子曰」或「聞之曰」的形式大量排比孔子言論，二則顯示出子思所記述的孔子語錄的性質和可靠性問題。《孔叢子·公儀》記曰：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

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

公曰：「於事無非。」

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之言交代了《子思子》所記孔子選說的特徵，即子思所謂「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由此可知，《子思子》中大量的孔子言論，有不少應該就是「聞之於人者」，雖然「不失」夫子之「意」，但可能「非其正辭」。相比而言，《論語》所記則應當屬於孔子之「正辭」，也就是孔安國所說的「正實」。

在《論語》中，孔子應答弟子、時人的話自不必說，顯然都是弟子等人記錄整理的結果，即使「弟子相與言」之語，也能夠透露出他們在表達孔子的思想。例如《顏淵》篇記曰：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在這裡，子夏所聞，或者即是來自孔子。按《論衡》和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說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應當就是子夏聞於孔子之言。如果《顏淵》篇還不能確定子夏所聞就一定來自孔子，那《季氏》所記弟子陳亢與伯魚的對話，則透露了弟子主要是透過「聞」的方式來接受孔子的教誨。這些教誨被弟子記錄整理下來，見於現在的《論語》等典籍中。《季氏》記載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張》篇中的記述更具有典型意義：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孔子的再傳弟子子夏門人，向子張求教問題。子夏所言與子張不同，最後子張還是以自己從孔子那裡聽到的相告，《論語》所傳達的還是孔子的思想。《子張》篇中又記述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的這兩段話，都是直接轉述孔子的言論。實際上，在與弟子相處的日子裡，孔子往往與不同的弟子講述不同的內容。所以，《公冶長》篇記載說：「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可得而聞」的內容，其他弟子未必也是如此。弟子親聞於夫子，其「正實」可靠不言而喻。

除了「正實」，《論語》還具有「切事」的特點。所謂「切事」，子貢所言恰好也有透露。關於「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人們的認識不同，一則認為孔子很少談論性與天道的問題，所以子貢不能聽到；二則認為孔子對性與天道的議論高深微妙，連了真自己也難於知解。但不論是哪一種解讀，都說明與「性與天道」相比，孔子更

關注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這是《論語》「語錄體」的選材標準問題，而不是孔子是否談論性與天道的具體問題。

與《孔子家語》相比，《論語》的「切事」特點更加明顯。有人認為《孔子家語》是王肅偽作，朱熹就不同意這一說法。據《朱子語錄》記載，他認為《孔子家語》「非王肅所作」，但其書「多疵」；又說《孔子家語》「是當時書」，但「記得不純」。所謂「不純」，無非是因為《孔子家語》乃是將孔子遺說的材料「彙集錄之」，而不是象《論語》做了來選。

《論語》「切事」的特點，也應該與子思的纂輯有關。子思既然是整體上來編撰孔子語錄，而且是要在眾多的材料中選擇孔子遺言，那他就一定考慮哪些孔子言論更具有直接教化社會人心的作用，哪些更符合孔子的最終關切點。顯然，《論語》有特定的選材標準，正因如此，《論語》不會記錄孔子的所有言語，更不會記錄孔子的所有事蹟。

四、如何全面地正確認識孔子學說

由材料來源、結集成書的各種特徵來看，《論語》毫無疑問是研究孔子的可靠資料。但是，如果認為只有《論語》才是研究孔子的可靠資料，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那樣認為，孔子儒學研究就會喪失很多珍貴的文獻材料。

孔子長期從事教育，他的弟子們記錄了大量的孔子遺說，並且多以「子曰」、「孔子云」之類的形式保留下來。對於「孔子遺說」，歷來研究者眾多，分歧卻也很大。長期以來盛行的疑古思潮，由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遭到懷疑。由於人們對於古書成書和傳流規律瞭解不夠，很多古籍被打入「偽書」行列，多數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後置。中國思想

五、《論語》全書的結構

研讀《論語》，自然是為了認識孔子，學習孔子學說。然而，對孔子的語錄《論語》中的片言隻語，往往具有很多歧解。實際情況往往是人們研究《論語》與孔子，常常將其中的一句話做分析解讀，而沒有注意從全書的結構出發，沒有綜合其他相關記載，於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甚至與本義大相逕庭。《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是人們從孔子那裡聽來的，孔子逝世後，孔子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從而形成了《論語》。就是這樣一個弟子「輯而論纂」的過程，這給我們留下極其寶貴的資料，但也留下了不少疑難和「秘密」。所以研究《論語》時，應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孔子思想。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全面認識孔子思想？首先不應該僅僅停留在《論語》中一條又一條的語錄上，應當整體觀照《論語》全書。實際上，面對《論語》簡潔的語錄，看到一條又一條的善言嘉語，人們往往感到疑惑，我們的認識對嗎？《論語》中的材料是隨意堆砌的，還是精心編排？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面對後人對《論語》堆積如山的注釋和解說，人們在追問，為什麼大家的認識往往出現那麼多的差異？怎樣才能更接近孔子偉大的心靈？

要正確解讀《論語》，要先揭開《論語》的祕密，從而把握本書的整體結構，認識《論語》要呈現的真正的孔子。其實，《論語》的祕密不在別處，就在人們最熟悉的開篇第一章：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認識這一章的關鍵在於第一句。在《論語》首章，孔子表達的是這樣的思想：

假如我的學說被時代或社會所接受，那不就太令人高興了嗎？退一步說，假如時代沒有接受，可是有很多贊同我的思想的人從遠處而來，不也很快樂嗎？再退一步說，社會沒接受，人們也不瞭解我的思想主張，我也不怨憤惱怒，不也是有道德修養的君子嗎？

關於這一章，傳統的說法影響太大，雖然已經有學者指出更確切的涵義，卻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在那樣的時代，孔子是苦悶的，他多麼希望有人瞭解自己。在孔子所作的《易傳》中有「君子以朋友講習」的句子，什麼是朋友？後儒的解釋是：「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孔子十分盼望有真正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能夠齊談學論道，但真正認識孔子的人畢竟太少了，連他的弟子有時也未必瞭解他。

孔子周遊列國走到陳、蔡兩國之間時，曾斷糧七日。在困厄之中，孔子不畏艱難，仍保持樂觀態度，繼續講誦，絃歌不廢。子路生氣了，他對孔子的思想感到疑惑；子貢也不瞭解，他請求孔子將博大精深的學說稍微降低一下標準。只有顏回瞭解孔子，他認為：「老師的學說博大精深，致使天下人都不能接受您。雖然這樣，您還是推廣並實踐之，世人不用，是各國統治者們的恥辱。學說不被接受仍然堅定信念，方顯出君子的本色。」聽到顏回的話，孔子十分激動，也感到欣慰。孔子的理想與抱負只有顏回能夠瞭解，然而這樣一位弟子竟然先孔子而去世，難怪顏回的去世使孔子那麼傷感！

孔子臨終前七日的早晨，他背著手，拄著手杖，悠閒地在門口漫步。他口裡唱道：「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唱完，回頭走進屋子，正對著門，安靜地坐下



來。身為一位遲暮的老人，孔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將不得不撒手許許多多的牽掛，他似乎再也沒有機會，更沒有能力去關注蒼生，他終於不用再遊說，不用再奔波了。

那麼，將要永別人世的孔子在想什麼？在孔子的心目中，將要坍塌的泰山何所指？哪個是將要折壞的樑木？誰又是將要病逝的哲人？子貢來到後，孔子說的話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自信，他說：「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孔子始終在考慮拯救世道人心，他對自己的學說竟然是那樣自信！

時隔世移，在不少人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業已變得模糊。可是，當回首春秋末期的亂世時，看到的依稀是一位荒野中的趕路人，一位風雨中的狂歌者。在他幾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孔子似乎總是癡心不改地追尋著、探索著，他給我們留下了智者的教誨、仁者的訓導……然而，直到他去世，人們仍然不能夠瞭解他，仍然沒有當政者能夠任用孔子，沒有人能夠為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

子思是孔子之孫，應當比我們更瞭解孔子。在《孔叢子》中，有關於子思與孔子對話的紀錄。孔子對孫子寄予希望，開始時他認為孫子小小的年紀怎麼能夠瞭解呢？但子思從孔子的歎息中知道，孔子擔心「子孫不修」，羨慕「堯、舜之道」，這令孔子感到欣慰，高興地說：「吾無憂矣。」《論語》出於子思，他一定會精心編輯，不會隨意堆砌。

經過選擇、編排，《論語》中的孔子言論缺少了具體語境，而且其中的語錄比較簡略，增加了人們認識的難度。後人考定《論語》有「竄亂」，有「續附」，各篇「各不相謀」，不出於一人之手，現在看來，都缺乏有力證據。

3 《孔子家語·終記解》：「孔子垂屨作，負手曳杖，遊適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稍異。

孔子的堅毅支撐着他的信念，使他變得更加堅毅。孔子當然希望學說用世，他為追求政治理想而矢志不渝。但孔子所處非「一時」。儒家強調「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郭店楚墓竹簡》中有一篇《窮達以時》，《論語》首章中的「時」也是此意。孔子曾說：「夫遇不遇者，時也。」他認為：「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孔子到處碰壁，是時勢使然，但孔子是堅強的，他有強烈的治世情懷，並「知其不可而為之」，甚至顯得有些「愚頑不化」，儘管世人不瞭解自己，但也仍然堅信自己的學說，堅守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顯現了孔子對自己人生際遇的思考。

這樣，當我們回看《論語》時，發現含有內在的嚴密邏輯。《論語》首篇圍繞做人這一個中心主題展開，以下各篇分別談為政以德、守禮明德、擇仁處仁等，層層剝離，依次展開。《論語》首篇十分重要，宋代有學者說：「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這的確是通讀《論語》掌握其真諦的中肯之言。是的，我們現在不能正確認識其中的「善言嘉語」，正是因為將本來是一個整體的《論語》讀散了！

《論語》注重做人、修身，這正是曾子門派的特徵，這一特徵或許就是孔安國所謂的「切事」。子思學於曾子，從上博竹書《從政》等篇看，子思不僅談論心性問題，也十分關注為人、為政等社會的現實，他談論心性也是他深刻思考社會人生的表現。正因如此，子思纂輯《論語》，才首重做人。梁人皇侃《論語義疏》說：「此篇論君子、孝悌、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子思這樣條次編排，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與其師曾子保持一致，還與子思自己的思想通貫。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禮」、「中庸」、「道」、「義」、「和」等等，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麼，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其實，孔子的思想雖



然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但也的確有一個始終不離的中心，這就是孔子對現實社會秩序的關切。由此，他的學說始終是圍繞「修己以安人」而展開，或者說，孔子的不同言論，都是他這一學說體系中的不同部分。

如果說孔子是一位思想家，那麼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沒有當時「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的歷史事實，就不會產生孔子的偉大思想。孔子思想產生的早期，他所關注最多的是「禮」，即周禮。孔子步入社會之初，聲名日隆，從學的弟子眾多，原因都在於他對周代禮樂的精深造詣。這一時期，孔子談論最多的也是周禮，他所念念不忘的，是怎樣以周代禮樂重整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孔子對社會的認識逐漸深化。

他到處推行自己「禮」的政治主張，企圖用自己的學說改造社會，但事與願違，處處碰壁。他不得不進一步思考「禮」之不行的深層原因。於是，他開始越來越多地提到「仁」，思考「仁」與「禮」之間的關係。這一時期，孔子「仁」的學說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進入「知命」之年以後，孔子的人生境界逐漸提升，以至於最後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並作《易傳》，對自己的哲學思想做了具體的闡發，他「中庸」的方法論觀點也臻於成熟。如果把孔子的一生進行這樣整體的分析，或許會有助於對孔子思想核心問題的認識，也會更有助於讀懂《論語》，進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學而〉為《論語》首篇，共十六章，包括孔子言論八章，另有有子的論述三章、曾子論述一章、子夏論述一章，還有子貢與子禽、子貢與孔子的對話二章。《論語》首篇十分重要，《朱子語類·論語》引宋人吳壽昌說：「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這是通讀《論語》，掌握其真諦的中肯之言。

《論語》各篇有無主旨，歷來有不同看法。朱熹認為每篇都有主旨，他說：「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皇侃亦認為每篇都有主旨，認為：

「此篇論君子、孝悌、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卷一）

然而清人翟灝《四書考異》以為不然，劉寶楠也認為皇侃《論語義疏》「妄有聯貫」，他說：「《論語》章次依事類，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吟味

孔子說：「如果我的學說被社會普遍接受，在社會實踐中加以應用它，那不是很令人感到喜悅嗎？即使不是這樣，有贊同我的學說的人從遠方而來，不也是很快樂嗎？再退一步說，雖然社會沒採用，而且也沒有人瞭解，自己也不怨恨惱怒，不也是有修養的君子嗎？」

品讀

認識本章，是認識《論語》全書乃至孔子生平思想的關鍵。傳統說法認為，本章是講對於學習、交友和受到認同的態度。然而，學界有新的看法，以本章為《論語》首篇，可能有較為重要的意義，與孔子的人生主題相應，談及孔子對於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的態度。孔子胸懷仁人愛物之道，具有和諧天下的政治抱負，他當然希望自己的主張得到天下的認可，但正如《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中所說：「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如果天下無道，時世不濟，即使知者稀，也應堅信自己的學說。

《孔子家語·終記解》記有孔子臨終前七日之事。這天早晨，孔子醒來後，拄著手杖，在門口開步，口裡唱道：「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意思是說，「泰山大概要坍塌了吧！棟樑大概要折壞了吧！哲人大概要病逝了吧！」唱完進屋，面對門坐著。

這時，弟子子貢快步走進來見孔子。孔子歎息道：「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意思是說，「聖明的君王不出現，天下有誰能尊崇我的學說呢？」



《孔子家語》的這一記載被司馬遷收入《史記》，其中「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史記·孔子世家》作「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孔子最後留下的話意味深長，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以「泰山、樑木、哲人」自喻，感歎無道的現實，感慨自己的學說未能行世，這也映照出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學行天下。

註釋

- 1 學：有做動詞用的「學習」，有做名詞用的「學術、學說」等義，這裡應為後者，指思想主張及對社會、人生的整體認識。朱熹以前者作解，認為「學」即學習，清人毛奇齡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在《四書改錯》中說：「學者，道術之總名。」程樹德《論語集釋·學而上》亦指出：「『學』字係名辭，《集注》解作動辭，毛氏譏之是也。」《論語》中有孔子「士志於道」（《里仁》），又有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為政》），「學」與「道」同義。《莊子·天下》篇有「百家之學」，亦與這裡的「學」同義。《論語》中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述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下學而上達」（《憲問》）等，其中的「學」都是此義。
- 2 而：假如，如果。假設連詞，《論語》中這種用法十分普遍。
- 3 時：時機、經常、時代，與「世」相通，即時代、社會、現世。與《郭店楚墓竹簡》中「窮達以時」的「時」相同。《呂氏春秋·誣徒》曰「窮神於世」，高誘注：「世，時也。」這種用法，古籍中常常見到，例如《家語》：「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孟子·公孫丑上》：「當今之時」；《墨子·兼愛下》：「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楚辭·離騷》：「因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等。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楚辭·離騷》：「因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等。
- 4 習：應用、實踐。古籍中常常有「習禮樂」（《史記·孔子世家》）、「習射」（《禮記·射義》）、「習威儀」（《左傳·慶公元年》）等用法。這裡有「採用」之意。
- 5 說：通「悅」，喜悅、高興。這裡的「喜悅」與下文的「樂」（快樂）、「慍」（憤怒）都是表達人的內心感受，所以本章三個句子不應該分開來看。「說」與「樂」，都表示內心高興，但層次上不同。

6 有朋：通「友朋」，即「朋友」。漢代學者認為「同門曰朋」，這裡指志同道合的人。《易傳》有「君子以朋友講習」之語，可以當作注解。

7 不知：本首篇首章中的「人不知」問題，既與首篇末章意思相通，也與末篇末章有所呼應。首篇末章記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末篇末章記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外，《論語》中相關的內容還有很多，例如：

《里仁》：「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憲問》：「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憲問》：「莫我知也夫。」

8 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指有學問、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孔子一生謙恭，不以聖人、賢人自居，但始終以「君子」自期。

吟味

有子說：「一個人在做人方面能夠孝敬父母，敬重兄長，卻喜歡冒犯君上，這是十分罕見的；不喜歡冒犯君上卻喜歡作亂，沒有這種人。君子都致力於從根本上做起，根本牢固建立後，才能夠產生仁人愛物、修身治國之道。孝敬父母，敬重兄長，應該是施行仁愛的根本所在吧。」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①，而好犯上者，鮮^②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③生。孝弟也者，其為仁^④之本與^⑤！」

2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他思索的重心在於社會的治亂問題，由此形成了儒家以修己安人為核心內容的思想體系。他們希望社會和諧有序，人人自覺守禮，而要做到這些，就需要人人做到「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人只有做到「仁」，才能結束社會禮崩樂壞的局面。何謂「仁」？孔子在不同的場合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從字源上講，「仁」由「人」和「二」構成，《郭店楚墓竹簡》顯示，「仁」的古字應當從身從心，上下結構，表示常常反省自身，即本篇中曾子所說的「吾日三省吾身」。人之反省和修養自身，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孝親，所以《中庸》記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本章闡述孝道，「孝弟」是仁愛的基礎，是做人的根本，而生出各種道德。

「仁」是所有人都應該具有的品德，這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人只有修養自身，具有仁德；做到孝親，才能逐步往外推，進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孔子家語·禮運》）、「汎愛眾」（《論語·學而》），才能具有仁愛之心，進而自覺守禮尊君。這樣，「孝弟」當作政治秩序的根本，人們由孝悌而守禮、敬上，社會秩序便得到了充分保障。

註釋

① 有子：姓有，名若，字子有，後人尊稱為「有子」，春秋末年魯國人。今本《論語》載有子言論的地方有四處，三處稱子（有子），一處稱名（有若），稱名者為與魯哀公問答。另外，由有、閔子騫也偶有稱子，這顯示他們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論語》主要記述孔子言語，弟子的言論相對較少，而在首篇第二章即記述了有子的話，有子之所以有如此之分量，與有子在弟子中的地位直接相關。《孟子》中說他「智足以知聖人」（《公孫丑上》），又說「有若似聖人」（《滕文公上》），在傳習孔子思想學說方面，得到多數人認可。所以孔子

去世後，弟子們思慕恩師，子夏、子張、子游等人便推出有若，「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曾子不同意這樣的做法（《孟子·滕文公上》）。另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有若狀似孔子」，好像有若在長相上接近孔子。其實，情況很可能是，有若所學很得孔子思想之真諦，受到普遍敬重。《禮記·檀弓上》就記有子游對有子的讚語：「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所以大人才希望像事奉孔子那樣對待有若。《史記》所謂「有若狀似孔子」很可能是司馬遷對《孟子》中「有若似聖人」一說的誤解。對此，南宋學者王十朋認為：「子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虛欲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嘗居師之位也……世皆知顏子之後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當推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見王十朋《梅溪集·梅溪前集》卷十九《論語三說》）他的分析很能服人。《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僅僅說到有若「為人強識，好古道也」，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記載了與《孟子》所記載相近的故事，顯示《史記》此處的記載很可能來自《孟子》。

② 孝弟：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弟，通「悌」。《爾雅·釋訓》：「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孝、敬與忠、順相連，《孝經》說：「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敬，故順可移於長。」

③ 鮮：稀少，罕見。

④ 道：本義為道路，這裡是其引申義，為抽象的道德概念，指仁人愛物、修身治國的法則。

⑤ 為仁：行仁。為，動詞。「為」一般解「為」作「是」，恐誤。仁，包括修身、愛人等多種涵義。此處「為仁」，與《論語·顏淵》「為仁由己」、《論語·衛靈公》「子貢問為仁」和《孟子·公孫丑上》「莫如為仁」、《孟子·滕文公上》「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等相同。

⑥ 與：同「歟」，語氣助詞，表示疑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吟味

孔子說：「花言巧語，面目偽善，這類人的仁德一定是很少的。」

品讀

漢人包咸：「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十三經注疏》引朱熹：「巧，好；令，善。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此章言語簡潔，卻是修身做人之借鑑，為識人、用人所必知。）

註釋

- 1 巧言：花言巧語。
- 2 令色：偽善的面貌。令，善，美好。
- 3 鮮矣仁：為「仁鮮矣」的倒裝，謂語提前。

曾子^①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吟味

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例如，為他人做事情有沒有不誠實、不盡心的地方呢？與朋友交往中有沒有不守信的地方呢？老師的思想學說在實際行動中是否有沒能貫徹的呢？」

品讀

本章強調儒家最為重視的修己問題。孔子等早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特別注重修身，常常說到「修己」（《論語·憲問》）、「克己」（《論語·顏淵》）、「求之於己」（《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敦於反己」（《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朱熹：「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即儒家一再強調的「慎獨」思想。自省修養，貴在慎獨，這與儒家推崇的「大學之道」相呼應。

註釋

- 1 曾子：姓曾，名參（讀音有爭議），字子與，比孔子小四十六歲，魯國人。其父曾點，字子皙，一稱曾皙，亦孔子的弟子。《論語·先進》記載孔子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師徒五人談話，孔子讓他們各言其志，子路欲使國家人人有勇氣，冉有欲使人人富足，公西華願意做小司儀。
- 曾點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說：「吾與點也。」顯示曾點與孔子也有些默契，也可說明《論語》與曾子的關係。繼孔子、有子言論後，本章接著記載曾子言論，宋代以來有學者提出，《論語》一書實成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朱熹《論語集注·序說》引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故此書獨二子以子稱。」關於有子，本篇首章已有敘述。曾子則踐履孔子思想，是孔門之中頗有影響的人物。曾子在孔門弟子中年齡較小，去世較晚，而且是孔子之孫子思的老師，在孔子去世之後對子思有教導之功，影響較大，《論語》等書即完成於子思等曾子弟子之手。因此，在《論語》的記載中，曾子的身分顯得比較特殊。



- 2 三省：多次省察。三，多次。省，反省，省察。《荀子·勸學》篇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即三省。
- 3 謀：做事情。
- 4 忠：誠實、盡心。
- 5 傳：老師的傳授。
- 6 習：實踐。與「學而時習之」的「習」一樣，都是指在實際中應用。

5

子曰：「道①千乘之國②，敬事而信③，節用④而愛人⑤，使民以時⑥。」

吟味

孔子說：「治理具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應當恭敬從事，誠信無欺，節約用度，愛護百姓，徵用勞動力應當不違農時。」

品讀

儒家強調以禮治國，本章談到孔子所論修身治國的基本原則。

註釋

- 1 道：一作「導」，有「引導、治理」之意。
- 2 千乘之國：一乘兵車用四匹馬駕駛。春秋時期，戰爭以車戰為主，兵車多少意味著國力的強弱。千乘之國，大國也。《詩經·魯頌·閟宮》謂魯國「公車千乘」，即在誇耀自身的強盛。馬融謂：「道，謂為之政教。」

- 3 節用：節約用度。例如，魯僖公二十一年魯國大旱時，臧文仲提出的禦旱之策中就有「貶食省用」（《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 4 愛人：愛護士大夫以上階層的人。人，廣義指一切人，狹義指士大夫以上階層的人。節用而愛人是西周以來的治國傳統，據《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
- 5 使民以時：春秋社會以農業為命脈，應不違農時，勿奪農時。《左傳·襄公四年》：「修民事，田以時」；《國語·魯語上》：「若有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

6

子曰：「弟子①，入則孝②，出則弟③，謹而信④，汎⑤愛眾⑥，而親仁⑦。行有餘力⑧，則以學文⑨。」

吟味

孔子說：「年輕的人們，在家要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在外要尊敬師長，對國家忠順，謹慎恭敬而且誠實守信，廣泛地友愛眾人，親近具有仁德的人。做好了這些以後，如果還有餘力，就應當繼續學習《詩》、《書》、《禮》、《樂》等知識。」



品讀

按照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說法，本章談到品德與學習的關係。劉氏曰：「此章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為弟。言為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五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見於《子罕》篇。宋黃震《黃氏日鈔》則說：「此章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爾後學之。」

註釋

- 1 弟子：本義為為人弟、為人子者，這裡泛指年輕人，其中當然也包括孔子的弟子。
- 2 汎：通「泛」，廣泛。
- 3 親仁：親近有仁德的人。
- 4 文：文獻，六藝之類。黃震《黃氏日鈔》曰：「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

7

子夏曰：「賢賢易色^㉑；事父母，能竭^㉒其力，事君，能致^㉓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吟味

子夏說：「對於妻子，應當重視她的品行，而不過分看重容貌；侍奉雙親，能夠盡心竭力；服事君上，能夠不惜生命；與朋友交往，言語誠實守信。這樣的人即使沒有學習過，我也說他是學習過了。」

品讀

子夏所論述的依然是處世為學之道。分別論說對待妻子、父母、君上、朋友所應持有的態度。

註釋

- 1 子夏：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歲。
- 2 賢賢易色：重視內在品德，不過分看重容貌。易，平易，輕看，不過分看重。「賢賢易色」另有兩解，一是「變易顏色」，即見到賢人，臉上顯示出恭敬的神色；二是「易其好色之心以好賢」，即用好色之心好賢。孔府跟廳東邊的啟事廳，曾經懸掛有明朝姜克禮對聯，曰：「以利己之心交朋必善，以好色之念求學必真。」「賢賢易色」說明選擇或對待妻子的方式，而非泛指一般對待美色的態度。
- 3 竭：《說文解字》：「竭，負舉也。」負舉必盡力，故「竭」又可解為「盡」。竭其力即盡其力。
- 4 致：送，奉獻。

8

子曰：「君子不重^㉑則不威^㉒，學^㉓則不固^㉔。
主^㉕忠信，無友^㉖不如己者^㉗。過，則勿憚^㉘改。」

